

唐成都府助教鲜腾墓志铭考释

陈 玮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摘要: 2005 年于成都西郊金沙村唐墓发掘出土的《唐故成都府助教鲜腾墓志铭》主要记载了墓主鲜腾的家族世系、墓主个人的仕宦经历以及墓主与唐代成都的南诏留学生之间的教学。作为现存唐人墓志中唯一在志文中直接反映唐与南诏关系的墓志,弥足珍贵,是研究唐南关系史的重要实物佐证。

关键词: 唐故成都府助教鲜腾墓志铭; 唐代; 南诏

中图分类号: K877.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4-0063-05

2005 年 3 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西郊金沙村发掘出土两座唐墓。其中在编号 M1 墓中发现一件石质墓志。志盖顶部刻双栏边线,其间刻几何花纹,中间刻楷书“唐故鲜府君墓志”,^[1]四刹刻牡丹花。墓志志文也为楷书,其内容于唐代西川与南诏关系多有反映,堪称目前存世的唯一一件在志文中直接反映唐与南诏关系的唐人墓志,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现将志文标点并考释如下:

□唐故成都府助教鲜府君墓志铭并序
乡贡进士杨鄂撰陈郡袁馥书

□讳腾,字顽之。家世渔阳,厥先派流于蜀,今为成都人也。祖期,安贞乐道,循迹丘园,偶于昭明得遂高志。父颜,皇彭州参军。公则参军之季子也,学冠九流,文丰六义。早登乡赋未折挂,倏虑名之将晚,遂结发从宦。洎宝历载,相国安吉公器公之文质,美公之贞固,假以沈黎衙推。大和乙亥岁,属南蛮不庭,啸聚徒侣,凭凌县邑,俶桡城池。公谓此时可坐筹而靖疆宇,掷笔以取封侯。无奈狼虎且孤、蝼蚁斯众,虽蕴龙韬而奚用,虽怀豹略而何施,陈力就列不能者止。相国赞皇公知之,遂改署都团练判官,勤恪不逾,有裨益。相国邹平公又改受府助教,兼授云南子弟。遂屈己奉公,守文励行,导之以礼仪,诱之以柔驯,故得为臣益虔,奉国咸

谨。此皆公之茂绩也,城宜播芳声于远国,荷宠禄于天朝。于戏,福不加乎积善,祸翻及于吉人,以大中四年二月二廿一日寝疾不廖,殁于相如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六。叶青鸟之兆,允从长之言,取当年大蜡月,冥落八叶,安厝于本邑之西郊善政乡肃清里先祖之莹,礼也。夫人商氏,妇道母仪,终温且惠,夫余贤行不言可知。有子四人,长曰郃,次曰郁,次曰希范、希逸,届童稚,并宿奉义,方不乖素道。一女归于计氏,懿淑贞明,量夫人之令德也。长男郃,才于童卯,便应学科,研究精微,累登乡荐。及终大毁,呕血如荼,摧肠伤气,哀毁过节,情不自胜。当今相国以南诏诸徒久习皇风,素明诗礼,非茂才不足御,非硕学不可临,遂辍斯人于蛮貊,依署府僚,复令教授。雪泣挥涕,勉而就焉。鄂自愧菲才,谬当投简,铭曰:

家传素风 身怀异宝 言行振振 文华杲杲
温恭守礼 谦黜思道 官不称才 寿不终老
倏尔寝疾 俄沉于瘵 哲人已萎 良木已朽
高堂永列 玄台将届 刊石纪能 千秋菲辽

一、鲜腾家族世系

墓主鲜腾,字顽之。祖籍渔阳,先祖迁徙入蜀,为成都人。鲜姓据南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引《元和姓纂》记载,为“鲜于氏之后,

或单姓。蜀李寿司空有鲜司明。”^[2]鲜于氏与鲜姓本为一支，关于其族姓来源，《后汉书·第五伦传》注引应劭《风俗通义》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3]《资治通鉴注》引南齐王俭《姓谱》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支子仲食采于于，因以鲜于为氏。”^[4]《古今姓氏书辩证》亦云鲜于氏“出自子姓，商父师箕子，佯狂避纣，为周武王陈《洪范》，武王之朝鲜，支子仲食采于于，子孙因合鲜、于为氏。”^[5]鲜于氏的郡望为渔阳。东汉末年先为幽州牧刘虞从事，后效职于曹操任建中将军、昌乡亭侯的鲜于辅即为渔阳人。《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云“虞从事渔阳鲜于辅、齐舟、骑都尉鲜于银等，率州兵欲报瓒。”^[6]

鲜于氏入蜀见于史籍最早者为隋隆州刺史鲜于匡绍，剑南西川节度使鲜于仲通祖父鲜于士简即为鲜于匡绍之侄。据颜真卿《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并序》记载，鲜于士简与其弟士迪定居阆州新政后，鲜于氏成为蜀中豪族。鲜于仲通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京兆尹，其弟鲜于仲明亦任京兆尹，又官拜剑南东川节度使，因此新政鲜于氏被“蜀人推为盛门。”^[7]鲜于仲通死后虽葬于新政，但其后裔中有居于成都者，如其第六子成都府参军鲜于景。其第五子鲜于晏亦曾居于成都附近的青城县，任青城县县尉。《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云：“鲜于氏后亦为鲜氏。”^[8]鲜腾一族或与定居于成都的阆州鲜于氏为亲族。

从铭文来看，鲜腾祖父鲜期为一隐士，不乐仕途。鲜腾父亲鲜颜为彭州参军。唐代州分府、辅、望、紧、上、中、下八等，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彭州为紧州。州府参军事为唐代基层文官，尤其是州参军更是士人释褐之官。《新唐书·百官志》云上州设参军四人，官品为从八品下，其俸料钱据《唐会要》卷九一和《册府元龟》卷五〇六记载，在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3年）为15000文，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也为15000文。据铭文推测，鲜颜于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生子鲜腾，其任彭州参军时所领俸钱应略高于15000文。鲜腾为鲜颜第三子，其妻为商氏，四子为鲜郃、鲜郁、鲜希范、鲜希逸。一女嫁于计氏。铭文作者对鲜腾家庭成

员多有称誉，尤其描写了鲜腾长子鲜郃的聪颖和孝顺。

二、鲜腾仕宦经历

根据铭文，鲜腾博学多识、文采纵横，青年时经过考试筛选成为成都府乡贡，被解送至中央尚书省参加省试，却没有登第，从长安回到成都后由于没有正途出身充任吏员。铭文中的宝历为唐敬宗年号（825~826年）。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十月，“宰相杜元颖罢知政事，除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9]杜元颖为唐初名臣杜如晦后裔。杜如晦叔父杜淹受封安吉郡公，为贞观功臣，其画像被置于凌烟阁。铭文中的“安吉公”即指杜元颖，为其尊称。杜元颖任西川节度使年限为长庆三年（823年）至大和三年（829年），宝历年间在任。根据铭文，鲜腾在宝历年间为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杜元颖所器重，被委任摄职沈黎衙推。沈黎即黎州，《元和郡县图志》云：“汉武帝破夷于邛，置沈黎郡。周天和三年开越巂，于此置黎州。隋废州，置沈黎镇。”^[10]入唐以后又复为州。衙推是军事衙推官的简称，本为藩镇文职僚佐，自唐中叶以后，诸州亦设有衙推，藩镇节帅常以本方镇僚佐摄职州县官。鲜腾被杜元颖委任摄职沈黎衙推，应在杜元颖西川幕府中充任幕职，杜元颖为其幕主。历任西川节度使多注意延揽西川本籍士人入幕，尤其礼聘官宦世家出身的本籍士人，鲜腾之父为彭州参军，咸通十一年（870年）任西川节度押衙的孙劼殷，其父也为“检校国子祭酒兼彭州别驾。”^[11]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南诏弄栋节度使王嵯颠率军大举入侵西川。铭文云：“大和乙亥岁，属南蛮不庭，啸聚徒侣，凭凌县邑，俶桄城池。”由于杜元颖以曾任穆宗旧相居高自傲，专力积蓄财富，一味追求供奉，克扣士兵衣粮，又不懂军事，不修边备，使防务松弛，被南诏乘虚攻入。南诏军连陷嵩、戎、邛州，十二月攻陷成都外郭，杜元颖率众退保子城，“欲循者数四”。^[12]南诏军层层包围成都子城，“时元颖几陷，赖郭钊击败其众，方还”。^[13]身为杜元颖幕僚的鲜腾欲于此危急时刻建功立业，“公谓此时可坐筹而靖疆宇，掷笔以取封侯”。但是南诏军队势大，杜元颖退守子城时“填门不敢与

争”。^[14]代替杜元颖为西川节度使的东川节度使郭钊也因诸道援军未至，本地“兵寡弱不能战”而只能“以书责嵯颠”。^[15]随杜元颖防守成都子城的鲜腾也只能困坐危城，计无所施，“无奈狼虎且孤、蝼蚁斯众，虽蕴龙韬而奚用，虽怀豹略而何施，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此次南诏入侵对西川社会经济破坏极大，史载南诏于成都退兵时“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16]“工巧散失，良民殄殁，其耗半矣。列政补完，尚不克称”。^[17]“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嵩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18]徐凝《蛮入西川后》诗云“守隘一夫何处存，长桥万里只堪伤。纷纷塞外乌蛮贼，驱尽江头濯锦娘。”

郭钊接任西川节度使后因病无法理事，安抚无方，蜀地民不聊生，遂以疾求代。大和四年（830年）十月，唐文宗任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离开滑州赴任成都时，贾勣曾奉诏作《赞皇公李德裕德政碑》，铭文中的“赞皇公”即指李德裕。李德裕卸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回到朝廷。大和七年（833年）二月“丙戌，诏以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上柱国、赞皇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李德裕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9]后李德裕又两度为相，所以铭文称李德裕为相国赞皇公。由于李德裕早年与杜元颖同在翰林，友情弥笃，所以在任西川节度使时曾为杜元颖回护，上奏云西川被南诏侵陷“缘韦皋久在西蜀，自固兵权，邀结南蛮，为其外援，亲昵信任，事同一家。此时亭障不修，边防罢警，若后人加置一卒，缮理一城，必有异词，便乖邻好。自武元衡以后三十余年，戎备落然，不可独责元颖”。^[20]（《第二状奉宣令更商量奏来者》）在任武宗相时又为其恢复名誉。由于鲜腾为杜元颖所信用，加之李德裕对以本籍任职本地的官员也很器重，所以鲜腾又被李德裕辟请入幕，任都团练判官。团练判官属团练使系统，为团练使僚佐。唐朝肃代以后，地方州刺史例兼团练使衔。《旧唐书·地理志序》云“至德以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21]鲜腾被杜元颖委任摄职沈黎衙推，属于黎州刺史下的黎州摄官，又被李德裕转署为黎州都团练判官。黎州早在安史之乱以前就设有

团练兵，《唐六典·兵部郎中员外郎条》载：“黎雅邛翼茂五州有镇防团练兵。”^[22]成都也有团练兵，《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云“剑南西川节度使……统团练营、蜀郡城内，管兵万四千人，马千八百疋”。^[23]据《新唐书·李德裕传》，李德裕赴任西川节度使后为防御南诏大规模练兵，在西川“率户二百取一人，使习战，贷勿事，缓则农，急则战，谓之‘雄边子弟’”。^[24]雄边子弟即是团练兵，平时务农，战时出战。鲜腾作为都团练判官应参与了这次对地方武装力量的征召和训练，并且工作勤勉，所以铭文云其“勤恪不逾，有裨益”。

李德裕离蜀后，邹平公段文昌出镇成都。《文献通考·经籍考》云“《北户杂记》三卷，陈氏曰：唐万年县尉段公路撰。邹平公之孙。邹平，文昌也。”^[25]长庆二年（822年），李德裕即应时任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之请为成都大圣慈寺资福院作《丞相邹平公新置资福院记》。李德裕早年也曾与段文昌同在翰林，段文昌于大和六年（832年）冬接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第二次出任）后还让幕府从事张次宗撰《请立前节度使李德裕德政碑文状》上奏，两人具有同僚之谊。鲜腾在段文昌到任后被其改授为成都府助教。成都为益州大都督府治所。《大唐六典》卷三〇《大都督、中都督、下都督府官吏》记大都督府设有“经学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26]《通典》卷二七《职官九·诸卿下》亦云“大唐国子学助教三人，诸府、州、县各有助教员。府、州二人，县一人，学生各有差。”^[27]唐代府、州、县之助教皆为流外官，流外官位低于品官，而鲜腾在杜元颖、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所任幕职本身也无品秩。

三、鲜腾与唐代成都的南诏留学生

墓志铭中的“云南子弟”指南诏留学生，唐代诗人郑洪业曾为在长安太学的南诏留学生作有《诏放云南子弟还国》。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招收南诏留学生在成都学习，“又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使习书算，业就辄去，复以他继”。^[28]《资治通鉴》亦云韦皋“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29]从

南诏王异牟寻到时代丰佑时代，前后培养南诏子弟数千人，持续五十余年。从铭文来看，鲜腾除教授本府儒生外，还教授南诏留学生。史籍向未记载南诏学生在成都的就学之处，从铭文可以肯定南诏学生是于成都府学就学。成都府学自西汉景帝时即位于文翁石室。据《蜀中名胜记》，唐代成都府学内设有“《益州州学庙堂颂》，唐神龙二年史焘撰。《益州馆学庙堂记》，永徽元年，贺公亮撰。《益州孔子庙堂碑》，开元中周灏撰”。^[30]卢照邻作有《文翁讲堂》，裴铏也作有《题文翁石室》一诗。唐朝自建立以来推行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制定了一整套系统的学礼：释奠礼、束修礼、入学礼、视学礼等。铭文中“导之以礼仪”即指鲜腾教导南诏留学生行礼。“故得为臣益虔，奉国咸谨”。指出鲜腾的教学使儒家思想深入影响了南诏留学生，又被其带回国内传播，影响了南诏统治者对唐政策的制定，促进了唐南关系的友好发展。鲜腾歿后，继任西川节度使“当今相国”对鲜腾逝世表示哀悼，认为南诏留学生识书明礼是由于鲜腾教导有方。在鲜腾逝后“当今相国”又命使署僚佐继承鲜腾事业教导南诏留学生。“当今相国”似指令狐纁。《新唐书·宣宗纪》云大中四年（851 年）十一月“以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令狐纁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但笔者以为此处“相国”应为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杜惊。杜惊在会昌四年（844 年）和咸通二年（861 年）两度为相，大中二年（849 年）、大中十三年（859 年）两度出任西川节度使。杜惊在任西川节度使时与南诏关系密切，大中十三年（859 年）第二次出任西川节度使时曾奏请减少南诏入贡和在成都就学的留学生人数。

四、鲜腾居地与葬仪

鲜腾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1 年）去世，享年 66 岁。据“春秋六十六”可知其生于唐德宗贞元元年（785 年）。鲜腾居住地位于成都相如里，近人王文才《成都城坊考》中未载相如里，笔者以为相如里当位于琴台附近。卢照邻在成都时曾作有《相如琴台》，岑参在成都时也作有《司马相如琴台》，相如里之得名必源于司马相如，而司马相如在成都的遗迹于唐代仅有琴台。相如里应位于琴台附近，而琴台在唐代成都大城

西部。“青鸟”指风水术。东晋葛洪《抱朴子·极言》云“相地理则书青鸟之说。”^[31]汉代相地文献《葬经》即托名青鸟先生撰。杨炯《唐同州长史宇文公神道碑》亦云“占白鹤，相青鸟。”^[32]岑文本《京师至德观法王孟法师碑铭》亦云“玉棺遽掩，望青鸟之来翔。”^[33]根据铭文，鲜腾逝于大中四年（851 年）二月二十一日，却于当年大蜡月附葬于成都“西郊善政里先祖之莹”，停丧时间长达九月，从而可见唐代西蜀停丧习俗受风水术影响之大。从铭文又可知鲜腾墓葬出土地点成都金沙村在唐代名为善政里肃清里，与鲜腾生前所居相如里相距不远。“礼也”则指鲜腾下葬时遵循了《仪礼》中的规定，是唐代墓志铭经常使用的特定句式。

五、结语

成都地区近年来发现不少唐代墓葬，经发掘整理出土有墓志铭的极其稀少。就笔者所见有明确纪年的仅有 4 件。鲜腾墓志铭铭文涉及唐敬宗至唐宣宗朝担任过平章政事的杜元颖、李德裕、段文昌、李惊等当时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为研究此段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提供了新的资料。另外铭文还涉及反映唐与南诏关系的大和三年之役以及在成都就学的南诏留学生史迹，与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印证，是研究唐南关系的重要实物佐证。从中也可看出唐代成都的坊里沿革以及蜀中的丧葬习俗。

注释：

- [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村唐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 2004》，科学出版社，2006 年。
- [2]（宋）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九，第 133 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3]《后汉书》卷四一，第 1395 页，中华书局，1965 年。
- [4]《资治通鉴》卷四三，第 1395 页，中华书局，1956 年。
- [5]同 [2]，第 138 页。
- [6]《三国志》卷八，第 24 页，中华书局，1959 年。
- [7]《新唐书》卷一四七，第 4758 页，中华书局，1975 年。
- [8]（宋）郑樵《通志》卷二九，中华书局，1987 年。
- [9]《旧唐书》卷一六《唐穆宗纪》，第 503 页，中华书局，1975 年。
- [10]（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第 820 页，中华书局，1983 年。

[11] 周绍良、赵超 《唐代墓志铭汇编续集》，第 108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2] 同 [4]，第 7868 页。

[13] 《旧唐书》卷一六三《杜元颖传》，第 4264 页。

[14] (唐) 卢求 《成都记序》，《全唐文》卷七四四，第 7703 页，中华书局，1983 年。

[15] 同 [4]，第 7868 页。

[16] 同 [4]，第 7868 页。

[17] 同 [14]。

[18] (唐) 孙樵 《书田将军边事》，《全唐文》卷七九五，8335 页。

[19] 《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第 548 页。

[20] (唐) 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 《李德裕文集校笺》，第 208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21] 《旧唐书》卷三八，第 1389 页。

[22] (唐)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第 157

页，中华书局，1992 年。

[23] (唐) 杜佑 《通典》，第 767 页，中华书局，1988 年。

[24] 《新唐书》卷一八〇，第 5332 页。

[25] (元) 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二〇五《经籍考》，中华书局，1986 年。

[26] (唐) 李林甫等 《唐六典》，第 743 页。

[27] (唐) 杜佑 《通典》，第 767 页。

[28] (唐) 孙樵 《书田将军边事》，《全唐文》卷七九五，第 8335 页。

[29]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纪》，第 8078 页。

[30] (明) 曹学佺撰，刘知渐校点 《蜀中名胜记》卷一《川西道·成都府一》，第 7 页，重庆出版社，1984 年。

[31] 王明校释 《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一三，第 241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32] (清) 董浩等 《全唐文》卷一九三，第 1949 页。

[33] (清) 董浩等 《全唐文》卷一五〇，第 1532 页。

(上接第 54 页)

[3] a. 辛德勇 《〈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 年；b. 霍宏伟 《〈大业杂记〉与隋唐洛阳城》，《中国地方志》2006 年第 12 期。

[4] 《大业杂记》记载：定鼎门和长夏门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

[5] 段鹏琦 《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6] 苏健 《洛阳与大运河》，《河洛春秋》2007 年第 3 期。

[7] 方孝廉 《隋通济渠与东都洛阳城布局》，《华夏考古》2009 年第 3 期。

[8] a. 洛阳博物馆 《隋唐洛阳含嘉仓城德猷门遗址的发掘》，《中原文物》1981 年第 2 期；b. 河南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 《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 年第 3 期。

[9] 余扶危、贺官保 《隋唐东都含嘉仓》，文物出版社，

1982 年。该书几处提到含嘉仓的年代问题，说法不尽相同，甚或有矛盾者，如“含嘉仓，是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用以储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之一”；“隋炀帝将国都迁到洛阳后，就在洛阳附近又增筑了洛口仓和回洛仓；更在东都城内营筑了两处大型粮仓，一为子罗仓，二为含嘉仓”；“如果（隋代）含嘉城内有储粮的情况，可能也仅仅是储存从洛口、回洛等仓转运来的，以供东都食用的部分口粮，规模可能很小，而不是像唐代含嘉仓那样是储藏东都以东的大量租米”；“含嘉仓真正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是从唐初开始的”。

[10] 同 [8] b。

[1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内部资料。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北宋西京洛阳监护城壕的发掘》，《考古》2004 年第 1 期。

[13] 阚绪杭等 《隋唐运河柳孜唐船及其拖舵的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